

略谈刘禹锡笔下的土风民俗

吴在庆

摘要 刘禹锡擅长于描述土风民俗。他对西南一带盛行的淫祀与巫风作了记述,对边地人民在节日、种田、狩猎、采菱等方面的种种生活习俗进行歌咏;对各地的歌谣音乐、传说故事、婚恋等民情民风加以描述。刘禹锡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他注重土风民俗与采风传统,以之察世讽时,同时又与他长期贬谪,多得江山之助有关。

关键词 土风民俗 淫祀 竹枝词 畚田 采风

唐代诗人刘禹锡因官因贬,饱览了名山大川,也历尽穷乡僻壤,感受到异地的民俗风情,以此在其笔下描绘了异彩纷呈的土风民俗。本文就此拟谈谈其笔下所展现的种种风俗,借此以领略唐代诗文中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宝藏,并略为探索刘禹锡善写这一题材的原因,以期扩大视野,拓展唐诗研究的领域。

中国地广人众,各地各族存在着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生活于中原的唐诗人一踏进西南边陲,奇特神秘的习俗民情就会使他们欣异惊奇而咏歌之,刘禹锡便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笔下展现了奇姿异彩的土风民俗。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西南一带的淫祀习俗及盛行的巫风。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后,友人询问其地风俗,他遂作《南中书来》^①诗答云:“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他对朗州风俗最深的感受是祭祀繁多,所祭多为“青鬼”。

这一记述与史实相符。《旧唐书·狄仁杰传》记“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同书《刘禹锡传》亦记禹锡贬朗州,此地淫祀风俗引起诗人的注意与兴趣,并借诗歌一再表现之。《蛮子歌》是一首描写朗州蛮夷俚俗的诗章,中云:“蛮语_句_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诗中不仅描写蛮夷的语音与衣服,烟火熏狸,掘地捕鼠的生活,也写及祠盘瓠的风俗。据《搜神记》卷十四载,盘瓠乃高辛氏时一条顶虫所变之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它因杀死入侵的戎吴将军,故王赐以少女。盘瓠带女上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俗“衣服褊褊,言语侏_离,饮食蹉踞,好山恶都。王遂赐号‘蛮夷’。蛮夷‘用糝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诗中所写的蛮子即盘瓠之后,所展现的蛮夷习俗亦与《搜神记》所载契合。诗人熟悉其地民俗,准确地把握武陵有淫祀的特点,并屡次写进诗文中。如《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

云：“野桥鸣驿骑，丛祠发迴笳。”丛祠即众多的祠庙。又云：“俚人祠竹节，仙洞闭桃花。”祠竹节也是其地淫祀之一。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祠竹节即祀此竹王，亦即皮日休《寄琼州杨舍人》诗所云“行遇竹王因设祭，居逢木客又迁家。”此风俗本源于夜郎，后流传至朗州一带。此类风俗有的不免怪诞，而有些则缘于纪念历史人物。刘禹锡即述及朗州有祭祀汉代梁松及春秋时伍子胥的风俗。其《阳山庙观神》诗题下注“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诗云：“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汉寿城春望》诗题下亦谓“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其诗中云：“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乌狗，陌上行人看石麟。”上述诗记述了唐代楚地祭祀梁松、伍子胥的风俗，既说明了此风俗之来源，也可补史传之未载。据诗尚可稍窥祭神之情景：巫者若与神通，念念有词，传达神明意旨；老人们饮酒酣畅，随着愁绝的洞箫声而娑娑起舞。至傍晚，人们又唱着《竹枝》歌而离去。而祭祀伍子胥时，人们则扎茅草为狗以祭。

古代西南地区巫风久盛不衰。巫主接神，接神时常伴以歌舞。朗州既有淫祀之风，则巫风的盛行也是必然的。刘禹锡诗文中也多有描述，并常与祭祀活动一并记述，上述诗即有“荆巫脉脉传神语”的情景，而这又是祭祀被尊为神的梁松的活动的必要仪式。他如《梁国祠》诗也如此，诗中即展现了“梁国三郎威德尊，女巫箫鼓走乡村”的场面。刘禹锡不仅在诗中描绘祀鬼神及巫风习俗，也以赋的形式表现这一土风。其《楚望赋》描述祭祀屈原、马援以及驱鬼祈年的活动，展现了歌谣招神、划舟投炬救、在

湖边河旁设祭筵、击鼓迎神祷祝的诸多场景，可借此领略当时楚地的巫风盛况。也许是诗人久遭放逐，也难免巫风影响之故，他在许多作品里都是用欣赏的态度描写楚地的淫祀巫风，从中感受到一种乐趣。

— —

刘禹锡笔下还咏及边地人民的节日、种田、狩猎、捕鱼、采菱等生活，具有浓郁的民俗风情。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缘起于纪念屈原，此风俗在唐代已很盛行。刘禹锡即有表现这一风俗的《竞渡曲》、《竞渡歌》，从中可见唐时龙舟竞渡盛大而热烈的场面。前诗略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后诗中云：“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波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前诗题下注：“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谓端竿竞渡始于武陵，乃为觅屈原而举行，故竞渡时人们要齐呼“何在？”据两诗所叙，竞渡船为龙首彩舟，赛时击鼓为节，两岸彩旗飘扬，双方民众各在一岸加油鼓劲。其时观者多有盛妆妇女，热闹如狂。值得注意的是竞渡后，人们“竞脱文身请书上”的情景，可见其时楚地的竞渡活动，参赛人员多有纹身者。将此诗与《楚望赋》中描述“招三闾以成谣”、“投炬救以鼓楫”的场面并读，更可感到诗人与当地群众对屈原的敬重与怀念。

长庆年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作《畚田行》表现人民刀耕火种的劳动生活：“何处好畚田？团团纒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本从敲石光，遂致烘天热。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孽。苍苍一雨后，苔颖

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诗述巴人在春日先钻龟甲卜卦，倘得雨卦，即于雨前上山烧木作肥。后遂在暖灰中播种，种子得以很快萌发，雨后禾苗即茁壮成长。其《竹枝词》亦云“长刀短笠去烧畲”，而《楚望赋》也写及畲田情景：“巢山之徒，斫木开田。灼龟伺泽，兆食而燔。郁攸起于岩阿，腾绛气而蔽天。熏歇雨濡，颖垂林巅。盗天和而藉地势，谅无劳而有年。”这畲田习俗唐时不仅夔州有之，武陵、连州亦有。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中的“照山畲火动”句以及《莫徭歌》写连州莫徭人“火种开山脊”即反映此种习俗。刘诗中的“长刀”句还表明畲田不用牛耕，而靠长刀即可。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五亦道出这一特点：“耕畲元不用牛犁，短锤长 皆佃器。”诗人对于刀耕火种的描述，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畲田的情景。

刘禹锡在其诗文中既有“渚居鲜食，大掩水物。罢张饵，不可遁伏。”（《楚望赋》）的捕鱼场面，也有少数民族的狩猎以及楚地人民采菱劳动生活的描写。其《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诗即展现莫徭人的狩猎活动。诗云：“围合繁钲息，禽兴大 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屡奋进，惊

时 跳。……箭头余鸩血，鞍旁见雉翘。日莫还城邑，金笳发丽谯。”通过描写这种声势浩大，野味十足的围猎活动，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莫徭族人狩猎生活的画卷，呈现出古莫徭人强悍的英姿与风采。采菱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劳动，自南朝以来文人们即有《采菱曲》、《采菱歌》一类作品，然而，将采菱场面及采菱女风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鲜明生趣的则推刘禹锡的《采菱行》。中云：“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钿文浮荡漾。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苹满衣。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菱夜经过，醉

蹋大堤相应歌。”诗题下云：“武陵俗嗜菱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可见武陵民俗好吃菱菱，而泛舟采菱似即多由妇女承担，且此地亦好以菱菱待客。“携觞荐菱”，酒足饭饱后，人们则喜于月下大堤上以歌相应答，其独特的土风民情，令人神往。

此外，刘禹锡诗中也涉及少数民族人的生活习俗，如《莫徭歌》云：“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蛟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所叙莫徭人刀耕火种，散居泉水旁等种种习俗特性，颇能让人们领略古莫徭人的生活情趣。蛟人，原指传说中居于海底的怪人。张华《博物志》载：“南海水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蛟人从水中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②而“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峰然后居之。”^③蛟人、木客均充满神异色彩。但实际上恐即指渔民及生活于深山的人们。莫徭族人与他们贸易通婚，亦可反映其时莫徭人的生活风貌。

三

仕官及贬谪生活使刘禹锡踏遍大江南北，聆听了各地的歌谣音乐、传说故事，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婚恋场面，并形之于诗文，留下很能表现唐时民俗风情的资料。

朗州唐时偏僻蛮荒，常为贬谪之地。但此地又不乏绿水青山，平湖秋月，美丽绮旎的山川风物、传说故事、风土人情颇引起诗人的兴趣赏爱。这里不仅有别具风味的“春江千里草，莫雨一声猿。”（《武陵书怀五十

韵)的景观,而且在“孤帆带日来,寒江转沙曲”的江边夜晚,还呈现“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的美好景象。而盛传于巴蜀的《竹枝》歌,悠扬于朔漠的羌笛却又荡漾于岳阳城边:“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洞庭秋月行》)旗亭酒舍,商船估客又与“醉蹋大堤相应歌”(《采菱行》)的《竹枝》、《桃叶》之曲融汇成具有沅湘特色的景观。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即展现了这一风貌,如其二云:“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沅湘一带又流传着大舜南巡而死,葬于九疑,其妃娥皇、女英哭悼大舜,泪洒斑竹的动人传说。历史积淀使沅湘一带充满神秘感,形成那里别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刘禹锡的《潇湘神二首》中的“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等诗句,即渲染了这一传说故事在当地的影响和魅力。

刘禹锡诗中将地方风情表现得最为突出动人的当是他对夔州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的描写。其《竹枝词九首》记叙了夔州联歌《竹枝词》的风俗,描绘了歌《竹枝》时的具体情形及此曲的地方特色。九首诗中不仅描绘了巴蜀一带的山桃红花、蜀江、襄西的春水,桥边杨柳、似雪岸花,巫峡烟雨与啼猿,云间人家等景色,还写及桥边人们来往“唱歌行”、“家家春酒”满杯、女伴踏青、银钏金钗装饰的妇女溪边背水,长刀短笠的男儿则上山烧畲等各种活动,而且也让人们领略那“水流无限似依愁”的巴蜀女儿的情思。那巴蜀风韵的《竹枝》是最能传达儿女脉脉之情的,故有“巫峡巫山杨柳多,朝云暮雨远相和。因想阳台无限事,为君回唱《竹枝歌》。”(《杨柳枝词二首》之二)以及“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纥那曲词二首》之一)之咏,也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

是无晴也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的对歌。此情此景极为巧妙地描绘了巴楚风光与民情风韵,故脍炙人口,传诵不绝。这种展现地方风情之作,还见于刘禹锡《蹋歌词四首》中对“襄王故宫地”的歌咏。此地女儿对爱情的追求与表达也有其独特的场合与方式。她们也许是受楚王爱细腰故事的影响,故“至今犹自细腰多”。且有“桃溪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的习俗。刘诗又云:“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鸟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月夜江边堤上,姑娘们三五成群联袂出游,特意在风露中“振袖倾鬟”以引人注目,以联唱新词抒发恋情,一对对伴侣在野外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这种习俗令诗人大开眼界。

四

那末,刘禹锡笔下为何能展现出如此众多的土风民俗的画幅呢?略而论之,我以为有以下三端。

其一,得江山之助。刘禹锡曾自谓“及谪于沅、湘,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①他因参加永贞革新曾长期贬谪迁转于朗、连、夔等边州,踏遍了中原及西南边陲,深入于民间。边陲地区不仅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且有与中原迥异的奇山异水,市井村落,还有着各自不同的礼俗民风。此诚如《旧唐书·刘禹锡传》所言,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新唐书·刘禹锡传》亦称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伧。”刘禹锡虽长期身遭贬谪边州的不幸,但这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饱览异域他乡的山水风光、土风民俗,从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没有这种

经历，失去了江山之助，他的描写风土民俗之作很难高人一筹，有的也只能是向壁虚构，失去光彩与神韵。

其二，刘禹锡关心民瘼，注重土风民俗，并乐于参与其中。

诗人关心民生疾苦，为改革弊政而身遭贬谪，但关心民瘼，深入民间的为政作风却随他而遍历诸州。这一精神境界与作风，使他能较多地与当地民众来往，体察他们的生活与习俗，不因自己是来自京城的官吏而蔑视所谓的蛮风夷俗。因而，他每到一地即悉心了解社会，体察民俗民风。到连州，就体会到“欢民风与长沙同祖习”（《连州刺史厅壁记》）；至和州即谓“地在江淮，俗参吴、楚”（《和州谢上表》）；居朗州之次年又记下“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机汲记》）即使是一亭之建，他也极注重在亭上“俯于逵，惟行旅讴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艰难是知”，以此“观民风于啸咏之际”（《武陵北亭记》）。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禹锡不仅重视民俗民风，而且也乐于参与其中。《旧唐书·刘禹锡传》即记“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本传也说刘禹锡效学屈原为沅湘人民作《九歌》以迎神之例，为当地人“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引》中也自述至夔州，见“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感于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可见他热心参与民俗活动，并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类原因，刘禹锡遂创作了诸如《竹枝词》、《浪淘沙词》、《纥那

曲词》、《插田歌》、《畚田行》、《沓潮歌》、《武陵书怀五十韵》等大量表现民俗土风的作品。

其三，注重采风以察世讽时。

受儒家仁政爱民及比兴美刺传统思想的习染影响，参加永贞革新以及久为地方官吏的经历，使刘禹锡认识到“古之所以导下情而通比兴者，必文其言以表之。虽_田谣俚语，可俚《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基于观察并采集民俗民风有助于劝诫美刺，以纠弊补政的深刻认识，他在连州见农人插田时“齐唱田中歌，嚶_停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而计吏以贿补官，骄恣吹嘘之事，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插田歌并引》）；抵和州，诗人又“考图经，参见事，为之诗，俟采之夜讽者。”（《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遂创作了记述地方风情传说的诗篇。也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每到一处则“阅天数而视民风”，“观物之余，遂观我生。”（《楚望赋》）“观我生”也即以民俗民风鉴诫自身与时政之意。明于此，便可理解他为何乐于采风，并在不少文章中多注重民俗民风与政事治乱间的密切关系，并或申明“庶乎道人，来采我诗”（《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或强调“俾来者仰公知变风之自。”（《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禹锡之善作展现土风民俗之诗文，也就十分自然了。

① 中华书局版《刘禹锡集》卷三十，下引其诗文均见此书。

② 《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卷八〇三。

③ 《太平御览》卷八八四引晋邓德明《南康记》。

④ 《刘氏集略说》。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张树武〕